



ZHAOZEDI LI DE GUAI SHOU

沼泽地里的怪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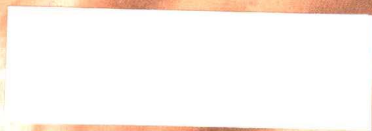
沼泽地里的怪兽

严大伟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金手指”科幻小说丛书



ZHAOZUO LI DE GUAISHOU



沼泽地里的怪兽

严大伟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操剑锋

封面设计：邵秉坤

封面绘画：季芊芊

沼泽地里的怪兽

严大伟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公安高等专
科学 校印刷厂 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125 插页 1 字数 130000 印数 00001-11000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017-6/I · 937 定价：9.50 元

目 录

楔	子	1
一	无头尸体	4
二	肩负重任	40
三	神秘的博物馆	67
四	植物间谍	105
五	毒蛇出逃	137
六	凶险林莽	176
七	怪兽寻迹	203
八	湖心岛惨状	226
九	大迁徙	238
尾	声	253

楔 子

正如一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常说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就怕你想不出来，但凡想得出来的事全都能做到！”

我，作为一名科学家，除却工作，平素还有一些业余爱好，再加生性喜爱游历和冒险，所见所闻委实也是光怪陆离。每每亲朋相聚，本人聊起故事来总会语惊四座，滔滔不绝……

今天写在这本书里的故事，是我的亲身经历，假如不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身历其境，或许连我也难以相信真有这等事！

要不是许多生物界同仁和死难者家属的殷切期望与热诚支持，我大概不会放下手边的许多事情不做，耗费时日写这本书的。

当然，《沼泽地里的怪兽》的问世，还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和不少知名人士（包括几位政要和一位现任总统）的支持。一向处事谨慎的联合国官员 M 先生（由于这位先生叮咛再三，

故在此隐其名姓)曾飞越重洋专程来到中国,他在我的办公室里一再对我说:乔先生,你一定得把这个震惊世界的可怕事件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世。可怕的怪物虽然在猖狂肆虐之后已从人们的眼前消失了,但是,它们留在我们心头的阴影却是难以磨灭的!谁也说不准,不顾后果的政治狂人和科学界的败类,为了他们的贪欲,在有机可乘之时,会不会再次制造出这类怪物,在我们脆弱的地球上逞凶肆虐呢?

这位 M 先生,不仅仅对我百般鼓励,而且在歼灭 B 国沼泽地和 R 城博物馆两处怪兽之时,也曾给予我们宝贵的援助。

一位普通的杂志记者,曾舍生忘死地数度闯入禁区,为我们的研究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要对他表示诚挚的敬意。

当然,如果没有当今世界遗传学泰斗和植物心理学创始人、我的导师柯斯年教授,没有他多年来在生物科学和如何做人两个方面对我的谆谆教诲,那就别提写出这本书了,连我的人生道路也可能是另一种走法了。

说起来,我乔大卫也不算是一个胆小的人,但每当回忆起在卡鲁斯博比大沼泽里与怪兽百般周旋、拼死搏斗,回忆起千千万万奔突在高速公路上,将无数汽车踩扁踢飞、向着 B 国首都 R 城发疯般挺进的巨兽,回忆起 R 城博物馆

内夜半传出的古怪而凄厉的叫声，我仍不禁会感到心惊胆战，仿佛自己又置身在那个可怕环境里。

也正因为这些，我才尽快完成了此书的写作。

一、无头尸体

电话铃响起之时，对面墙上的夜光钟正指向凌晨4点。我的睡意虽浓，但还是把手伸向床头边的电话机。事后，我常常这样想，如果那天凌晨我不伸手去接那个电话，或者这个电话机出了毛病，那么，在我的头脑里，就不会把即将发生在英伦的无头尸案，同日后发生在南美热带雨林和沼泽地里的怪兽案联系在一起了。

“喂，老兄，听出我是谁了吗？”电话中传来对方十分嘶哑的嗓音，在寂静的夜里听上去有些古怪。

我昨天下午才从伦敦来到考文垂，因事拜访多年不见的老友斯蒂尔教授，此刻就躺在他这间一向无人住的小房间里。记得在就寝之前，斯蒂尔笑着对我说：“乔，你可以在今晚睡一个好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房间没有人住，所以，这儿的电话机一直都是静悄悄的。”

因此，我现在对着话筒说：“对不起，我当然听不出您是谁，一定是拨错号码了吧？”

对方居然哈哈大笑起来，那沙哑的大嗓门犹如噼啪炸响的爆竹，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

“你果真听不出来？”他显得好生得意，“再猜一猜，我的乔老兄！”

真的是打给我的电话，在这么个地点和时间！这怎么可能？我来英国才几天，到考文垂更是我昨天上午临时决定的行动，这个人却如此了解我的行踪，还知道这个一向极少被人用的电话！他那嘶哑的嗓音，笑起来真像老牛打喷嚏，会是谁呢？

我的头脑里忽地一闪，该不会是他？

对，说话中带着苏格兰北部高地人浓重的乡音，肯定是他了！

“啊，朱里安！”我对着话筒大声说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嗨，我还知道乔老兄这番来英国，是要在世界自然科学年会上宣读一篇论文，大作的标题是《再论动植物的同源性及其实验价值》。另外，还应邀参加你老兄所著《植物发电——人类的新能源》一书的英译本首发式……当然，你的最首要的任务还是为柯……”

“行了行了！”我连忙打断对方的悬河之口。

这位朱里安身高体胖，血管里流动着苏格兰牧羊人的血液，办起事来有一股百折不回的劲头。当然，他爱在电话上信口开河的老毛病至今未改。

“你即使不在电话上滔滔不绝，我也知道你是伦敦警察厅的干将！不过，你总还不至于凌晨4点来同我聊大天吧？”

“那当然。请听我说，乔！”朱里安的口吻严肃起来，“明天，不，今天早上《泰晤士晨报》的头条新闻，将是一位盖世无双的天才被绑架！”

“谁？”

“他就是生物学权威巴颜教授，一位杰出的华裔英国人！”朱里安的声音有点发颤。

巴颜教授？他被绑架了！我手中的电话听筒差一点掉落到地上。

10年前，我毕业于一所军队高等学府，考进了北京大学生物系的研究生班，师承遗传工程学和人类生物学权威柯斯年教授，专门研究动植物同源性这一重大课题。在我们师生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柯教授总时不时地提起巴颜这个名字。这不仅是因为他俩师出同门，也是因为两个人虽然相隔遥远的距离，却都在悉心研究着同一个学科——生物遗传学，还因为柯、巴两人曾经是无话不说的挚友，过去在一

起时双方默契得连他们自己也颇感惊讶，简直如一对同卵双胞胎。“你俩大概可以省却语言交流了，从一颦一笑中便能明白对方的深意！”他们当年的导师常常笑着这样说。后来，巴颜爱上了容貌与学识相得益彰的英国姑娘艾尼丝，婚后定居在伦敦。巴颜在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协会挂了个名，依然一心研究他的生物遗传学及其旁枝课题，并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遗传工程研究所。由于巴颜教授在生物学理论与实践上的成绩，他在欧美声望剧增，几乎要与我的导师柯斯年教授齐名了。

可是，巴颜教授被绑架了！朱里安那嘶哑的嗓音还在我的鼓膜上震响。

“唉，巴教授是一位全身心搞学问、与世无争的科学家，一个除了投身科学之外别无所求的人，谁会是他的仇敌呢？”我急切地对着话机说道。

“看来，我把你的瞌睡彻底赶跑啦！”朱里安说，“巴教授的事件，可谓一言难尽呀，这一切就不适合在电话里讲了。不过，你乔老兄是对一切稀奇古怪之事都想插上一手的人物，而且，我们确实需要你的帮助，这点上我们应当是一拍即合的吧？”

朱里安希望我尽快赶回伦敦，并约好了会面的时间与地点，未等我答应，他就搁下了电

话。

我是不是该立即放下手中的事赶去赴约？

朱里安是一个诚实爽快的人，在以往的日子里，我们曾合作过多次。3年前，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大沙漠，当时他正奉命为侦破“狼人”一案去那里，而我则独身一人在那片沙海中研究一种沙漠小跳鼠，还随时寻找机会为日后的一本著作拍摄几种特殊而罕见的沙漠动植物，我与朱里安就邂逅在沙漠中心的一块“牺牲石”旁。在此后发生的一次可怕变故中，我靠了所学的武功和生物学上的知识，救了他和我自己的命……但是，我讨厌同西方的职业警察有过多的瓜葛。因为他们同许多情报部门的特工一样，到了某些关键时刻，为了他们所属的政治势力或国家的利益，会无视是非曲直，做出种种不仁不义的举动，尽管他们个人也许是正人君子。我曾听到传言，说朱里安肩挑两头，同时也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人。这个秘密情报局被世人简称为M16，在20世纪的“二战”中曾出尽了风头。M16给人们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是“秘密”二字，连指挥这个机构的权势奇大的局长大人的姓名也是保密的，即使是他们本国政府部门中职位很高的人也往往说不清楚。

这次我到英国来，名义上是参加自然科学

年会，并在会上宣读一篇论文，当然，这篇论文将会在世界各国同行中引起较强烈的反响，但这一切并非我这次出国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各国传媒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界同仁都还不知道，我的导师柯斯年教授，这个世界遗传工程学泰斗、中国国宝级人物，即将来参加这次年会，为那些在生物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功勋卓著的科学家颁发华夏奖。为了他这次出行的安全和顺利，国家委派我打前站，到英国来安排好一切，包括向英国警方提前打好招呼。待到我的导师来临，我将时刻不离左右。柯斯年教授对中国和世界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因此，在他的安全问题上不能有半点疏漏。

那么，究竟要不要抽出时间去与朱里安会面？

当然应该去，立即就去！我仿佛听到柯斯年教授在对我大声说。是啊，巴颜教授是导师的挚友，也是当今生物学界的一位巨匠，倘若他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对世界生物科学所造成的损失将是难以估量的！好在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英国有关方面亦十分配合，加上这儿还有诸多如朱里安、斯蒂尔这样的朋友帮忙，我所要做的主要几项前期工作都已办妥。更何况，巴颜教授被绑架，也许同这次世界性年会有着

某种联系。也许，躲在绑架案后面的这股势力此刻正将他们的凶险目光投向即将召开的年会，说不定这帮家伙早已获知中国的柯斯年教授即将来此……

我主意已定，快速穿戴完毕，匆匆地写了一张便条留给斯蒂尔教授，随后下楼进入车库，找到斯蒂尔借我使用的那辆“兰德罗孚”，将它发动起来，徐徐开出别墅区，驰上了通往伦敦的高速公路。

四周一片漆黑，一路上几乎没有遇上相而行的汽车，“兰德罗孚”在宽阔的道路上疾驶。我望着公路左侧不时一闪而过的汽车旅馆和加油站，心中不由思忖：当年大学毕业考上了研究生之后，我还在后悔这辈子怎么干上了生物学这一学科，只有在受到恩师柯斯年教授的谆谆教诲之后，我才开始真正对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看到柯教授、巴颜、希恩·威廉斯等当今巨匠在遗传工程理论和实践上创建出的种种奇迹，看到自己在导师的带动下也开始在这个生命力日显强盛的领域里登堂入室，渐次催开了芬芳的花朵，收获了丰硕的果实，我这才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一学科看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从此再也难舍难分了。如今，我那篇即将向全世界宣读的题为《再论动植物的同源性及其实验价值》的论文，据柯斯年教

授说，必将在各国同行中引起轰动……由于文中作为例证的诸多深海动植物和它们中的“中介实证”尚属首次披露，可以预料，肯定会有不少同行希望我对此作出更为详尽的说明和介绍。当然，也肯定会有不少人，甚至生物界的权威人物，会对我在论文中如此大胆的解说和展望表示不能理解，甚至会嗤之以鼻，痛斥我“胡说八道”。对如上两种人的态度，都需要我认真对待，当众作出尽可能详尽的说明。用导师柯斯年教授的话来说，我的论文中新闻发的理论，可能引发出一场生物学上的大争论，而且，其实质是即将出现一次生物学理论和实践的大革命……

不到一个半小时，“兰德罗孚”已载着我驶进伦敦市区。遵照朱里安在电话中的约定，我没有把车驶往伦敦警察厅，而是向着没有多少伦敦人知道的吐绶鸡酒店开去。

此时天色微明，还有不少星辰在天幕中闪烁。一条老街的尽头，吐绶鸡酒店那古色古香的旧门面蹲踞在那儿，如一只硕大无朋的蟾蜍。

酒店门口悬着一盏仿古的风灯，淡黄色的灯光在晨曦中显得分外谐调，伴着屋顶上风信鸡“咔哒咔哒”的声响，时光仿佛倒退了数百年，有置身于海盗窃贼出没的下等酒店门口之感。

听到停车声，酒店的门悄然开启，一位身披帆布夹克的小个子男人走了出来。

“是乔先生吗？”此人嗓门不大，在静谧的凌晨听起来却十分刺耳。

“你就别问啦，吉姆，快请乔大卫先生进来吧！”朱里安的粗大嗓音在屋里响起。小个子耸耸肩，冲我做了个鬼脸。

店堂里，幽暗的灯光里隐现出古旧的吧台和英伦特有的高脚凳。每次我来这儿同朱里安密议公事，总会让我油然想起电影《金银岛》中描述独脚大海盗西尔弗同他那形形色色的搭档们聚会的小酒店。如果在英国人的午茶时分，那些怀旧的人们挤在这里喝着劣质酒，往烟斗里塞着气味呛人的烟丝，那副景象更会令《金银岛》的作者斯蒂文森拍案叫绝。

朱里安的脸从店堂内侧的一间斗室里探了出来，多年不见，他依然是那股血气旺盛的模样。

“喝甜酒吗？来一杯兰姆酒？”他问。

“不，先来一杯水吧。”我边说边进了那间斗室。

“吉姆也老啦，是不是？”朱里安朝靠墙的旧式长沙发指了指，自己先坐了下来。

说话总是尖声尖气的吉姆是吐绶鸡酒店的老板，他年轻时是伦敦东区的一个地痞小混混，

当年因一个流氓头的陷害差一点要在监牢里蹲上一辈子，多亏朱里安在破获一桩英皇室文物偷盗案时顺藤摸瓜把那个流氓送上了公堂，从而洗清了吉姆的莫须有罪名。感激涕零的吉姆从此把朱里安看作恩人，对他言听计从，老老实实地开了这家小酒店过日子。因为吉姆来自伦敦东区这人渣聚集的底层，朱里安也不时地需要有这么个人充作眼线提供内情，有时为了方便，吐绶鸡酒店就成了朱里安与人接头的一个小小据点。

吉姆端来了水和兰姆酒，然后掩门离去。

朱里安呷了一口兰姆酒，朝我点点头，表示要开始谈他的正事了。

“巴颜教授被绑架的时间是昨天上午 11 点左右，当时他正在格林尼治的家中。据他的夫人说，大约 10 点 40 分，有人给教授打来电话，对方声称是你的一位助手，请教授出去面谈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对这届世界自然科学年会议程安排的意见，还说将面交给他一封柯斯年教授的亲笔信。”

“唔，有人冒充我的助手？”

“嗯，这是教授搁下电话后对夫人说的，当时他的情绪十分好。”朱里安说，“他是筹备本届年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夫人说他几天来一直念叨着要听听中国代表团对议程安排的建设